

《千載佳句》文本空間的建構 及其意義

曹 淑 娟*

摘 要

日本平安朝出現多部漢詩秀句集的編纂，其中以大江維時所編《千載佳句》最具規模，共收 153 位唐人一千多聯詩句，採分類方式編纂，建立新的部類系統。筆者認為：編輯部類系統的斟酌、分合與歸繫，反映當時文人在詩歌閱讀活動中所體察的各種生之情境。學習漢詩日益深入的過程中，日本讀者將觀察焦點由作者身分、體裁差異轉移到生之情境的細膩判讀，並藉由二級類目的分類架構，大規模地重整漢詩秀句，建構體現日常生活經驗的文本空間。它上承《句題和歌》，下開《和漢朗詠集》，呈現中日文化交流過程中「認同」和「共存」的交互作用。

本文凡分四節，首節先行整理日本平安中期以前詩歌選集的編纂情形，彰顯《千載佳句》編輯部類系統的新方向。次節討論《千載佳句》以二級類目建構體現日常生活經驗的文本空間。第三節論述《千載佳句》的漢詩詩句以聯為單位進入秀句集的意義。最後以秀句集中被推為典範的白居易為例，展示了日本讀者將漢詩秀句文本體現於生活的例證。

關鍵詞：千載佳句、秀句集、漢詩、中日交流、日本

2010 年 10 月 1 日收稿，2011 年 4 月 14 日修訂完成，2011 年 5 月 25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平安朝詩集脈絡下的《千載佳句》

中日隔海相望，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漢字曾經是共同使用的文字系統，漢詩也曾是東國最受重視的文學體裁。尤其在隋唐二代，中日交通往來頻仍，日本以中國文物作為革新之藍本，遴選優秀人才組織使節團，前往中國觀摩學習，多次遣隋使、遣唐使絡繹於途，¹除了使節幹部，並有留學生、學問僧依附同行，在方物朝貢、商業貿易的目的之外，同時進行政治、學術、宗教、技藝等多元領域的學習。在日本朝野的共同努力下，接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並逐步消融轉化，終而有平安時代璀璨豐富的文化成就。²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為陽成天皇（876-884）至宇多天皇年間（887-897）藤原佐世（?-897?）奉敕編撰，³乃日本現存最古老的一部漢籍目錄學著作，反映了中古時代中國文化在日本傳播的實際情況。⁴在「小學

-
- 1 依據林文月考察，隋朝三十年間，日本遣使入隋，可記時間者共四次；遣唐使則約持續三世紀，前後多達十八次。相關制度請參見林文月，〈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之影響——從日本遣唐使時代到白氏文集之東傳〉，《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21(1972.6): 113-202。武安隆，《遣唐使》（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
 - 2 平安時代所指日本歷史段落，大致始於公元 794 年桓武天皇將首都從長岡京移到平安京（現在的京都），至 1192 年源賴朝建立鎌倉幕府一攬大權為止，此前為奈良時代，之後為鎌倉時代。平安時代是日本天皇政府的頂點，當時中日文化交流關係非常緊密，也是日本古代文學發展的巔峰。相關論述甚多，近人著作兼括文化各層面者，可參見王曉秋，《中日文化交流史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李寅生，《論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成都：巴蜀書社，2001）。林文月，《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學的影響》（臺北：中央研究院，2002）。
 - 3 本文有關日本天皇年號與人物之生卒年，主要依據（日）新村出編，《廣辭苑》（東京：岩波書店，2008，第六版）。（日）河出孝雄編，《日本歷史大辭典》（東京：河出書房，1964）。（日）上田正昭等監修，講談社出版研究所企畫編集，《講談社日本人名大辭典》（東京：講談社，2001）。
 - 4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原題《本朝見在書目錄》，記錄日本平安朝前半期國家實際收藏的漢籍書目，逐一標明著者和卷數，其分類法大抵依據《隋書》〈經籍志〉，唯〈經籍志〉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四十類，《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則不分部，並改「類」為「家」，依四十家分條析目。著錄的實存圖書數量極多，嚴紹盪檢閱室生寺本，得漢籍 1568 部，共計 17209 卷（或云 18618 卷、18820 卷）。由於當時貴族階層效慕唐風，各類中文書籍不斷從唐朝輸入日本，這部目錄反映了中國文化傳播到日本的實際情況，在學術史

家」、「別集家」、「總集家」之下，記存大量由中土流入日本的漢詩相關著作，文學理論與總集編選者如《文心雕龍》、《昭明文選》、《玉臺新詠》、《詩苑英華集》等，探析漢字形音義者如《博雅》、《說文解字》、《韻圃》等，更有大量魏晉迄於唐代的人文別集，如《曹植集》、《陶潛集》、《王勃集》、《白氏文集》、《元氏長慶集》等。⁵這些文獻流通於天皇、貴族、文士之間，與當時嚮慕唐風、摹寫漢詩的風尚互為因果，見證著日本漢化的過程。

日本文士對漢文化的學習很快即見成績，就詩歌領域而言，自奈良時期，《懷風藻》、《萬葉集》的刊行，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中國文學的影響。日本天平勝寶三年（751），刀利宣令（生卒年不詳）、淡海三船（722-785）等編撰《懷風藻》，⁶收錄貴族、儒生、僧侶等 64 人 117 首詩作，為日本最早的漢詩集，是集以五言為主，詩風多仿六朝。稍後未久，大伴家持（718?-785）編訂《萬葉集》，共 20 卷，按內容分為雜歌、相聞、輓歌等，是日本最古老的詩歌總集，收錄五至八世紀中葉歌謠約 4500 首，包括天皇、貴族，以及普通民眾作品，被稱為日本的《詩經》，論者言其思想受《昭明文選》影響，而長歌、短歌的創作形式亦往往吸收中國古典詩歌的經驗而來。⁷

緣於漢詩文寫作風潮之盛，平安初期遂有敕撰三集的出現：《凌雲集》、《文華秀麗集》奉嵯峨天皇（809-823）之敕命編撰，皆為漢詩選集，前者載平城天皇（806-809）、嵯峨天皇與群臣共 24 人之作，錄詩 91 首。⁸後者載嵯峨天皇、淳和天皇（823-833）、巨勢識人（795?-?）、桑原腹赤（789-825）、小野岑守（778-830）等 28 人之作，題材含括遊覽、宴集、餞別、贈答、詠史、述懷、艷情、樂府、梵門、哀傷、雜詠等，並計 3 卷 148 首。⁹《經

上地位十分重要。可參見嚴紹盪，《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 87-111。

5（日）藤原佐世撰，《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室生寺本》（東京：名著刊行會，1996）。另有中島勝抄寫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叢書集選影印本）。

6（日）小島憲之校注，《懷風藻》（《日本古典文學大系》第 69 冊，東京：岩波書店，1964）。

7 參見李寅生，《論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頁 180。嚴紹盪，〈日本短歌詩型中的漢文學形態〉，饒芃子、王琢編，《中日比較文學研究資料匯編》（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頁 19-39。

8（日）中山泰昌編，《凌雲集》（《校註日本文學大系》第 24 卷，東京：誠文堂，1933）。

9（日）小島憲之校注，《文華秀麗集》（《日本古典文學大系》第 69 冊）。

國集》為淳和天皇敕撰，兼選漢詩文，共計 20 卷，而大半散逸，現存 6 卷，載有嵯峨天皇、淳和天皇、石上宅嗣（729-781）、淡海三船（722-785）、釋空海（774-835）等作。據《經國集序》，凡作者 178 人，賦 17 首、詩 917 首、序 51 首、對策 38 首，¹⁰ 所錄篇數、歌人數量尤為浩大。

敕撰三集的詩學觀念與漢詩風格主要受六朝詩風影響，至平安中後期，唐代詩人的影響刻痕則更加明顯，日本文士對漢詩的學習和好尚，在《昭明文選》之外，更留意到唐代文人詩作，尤以白居易（772-846）、元稹（779-831）為最。漢詩與和歌交滲互攝，同步發展，與《懷風藻》、《萬葉集》相距百年後，《句題和歌》、《古今和歌集》、《千載佳句》、《和漢朗詠集》等幾部詩歌選集的陸續編撰尤為引人注目，標誌著平安時期漢詩與和歌寫作的風潮盛況。

寬平六年（894），大江千里（生卒年不詳）奉宇多天皇之命撰集《句題和歌》，「搜古句，構成新歌」，化漢唐詩家之古句，構成新和歌，共分春、夏、秋、冬、風月、遊覽、雜、述懷、詠懷等九部門，每部門各收 10 首至 20 首和歌，現存本共 125 首作品。先錄典據詩句，後附和歌，所載和歌即依原詩句翻譯蹈襲，含有「攝取醇化」之意義，¹¹ 具體展示了中國漢詩對和歌的影響。

《古今和歌集》原名《續萬葉集》，奉醍醐天皇（897-930）之命編定，前後費時約十年（905-914），詩人紀友則（?-905?）、紀貫之（868?-945?）、凡河內躬恆（生卒年不詳）、壬生忠岑（生卒年不詳）等人，以各自的家集和「古來舊歌」分類編纂而成，共 20 卷，各卷主題為：1-2 春歌、3 夏歌、4-5 秋歌、6 冬歌、7 賀歌、8 離別歌、9 羈旅歌、10 物名、11-15 戀歌、16 哀傷歌、17-18 雜歌、19 雜體、20 樂府歌辭。有異於《萬葉集》雄健、樸素的風格，擴大思想內容和表現題材。紀貫之言編纂目的為「適遇和歌之中興，以樂吾道之再昌」，¹² 在漢詩興蔚的背景下，記錄了和歌復興的寫

10 （日）中山泰昌編，《經國集》（《校註日本文學大系》第 24 卷）。

11 「攝取醇化」引自（日）金子彥二郎之用語，見《平安時代文學と白氏文集：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研究篇》（東京：培風館，1943），書中以「攝取醇化」說明日本對外來文化的學習吸收方式，請參見〈第一序說〉，頁 1-43。

12 （日）紀友則、紀貫之等編，小沢正夫校注，《古今和歌集》（《日本古典文學全集》，東京：

作盛景，隱然有標舉和歌以與漢詩頡頏媲美的意味，體現了詩人們對自我民族文化的珍惜與自豪。

天曆年間（947-957），大江維時（888?-963，大江千里之姪）編輯《千載佳句》，上卷分爲四時、時節、天象、地理、人事，下卷分爲宮省、居處、草木、禽獸、宴喜、游牧、別離、隱逸、釋氏、仙道，共 15 部，部下再細分爲 258 門。共收 153 位唐人，約一千八百餘詩聯，分繫於各門之下，以其規模龐大，恐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選編工作，極可能在若干部佳句抄選本的基礎之上進行增補刪減。¹³ 此類佳句集提供貴族文人進行詩歌朗詠活動的依據，作爲具有實用目的的作詩參考書，它的編選判斷，反映了主流詩人的好尚傾向，從而也對閱讀群體發揮了主導的作用。

至十一世紀初，藤原公任（966-1041）編《和漢朗詠集》，約完成於長和二年（1013），卷上分春、夏、秋、冬四季，卷下爲雜部，各再細分小類。將和歌、中國詩文佳句和日本漢詩文佳句匯爲一集，其中和歌 216 首，漢詩文佳句 587 首，合計 803 首。¹⁴ 《和漢朗詠集》作出了雙重的融匯並置，一爲傳統和歌與漢詩，二爲中國漢詩與日本漢詩，它們在各種分類主題之下，和諧並列，共同呈現日本文壇發展至十一世紀初期的猗蔚與繁華。

平安中後期的數部詩歌選集，呈現出共同的變化傾向：採主題分類方式編纂，重新建構新的部類系統。前此的《懷風藻》、《凌雲集》以詩人爲綱領；《萬葉集》大抵有雜歌、相聞、輓歌之別，然交錯於 20 卷中，主脈並不明顯，唯卷 8、10 有「春雜歌、夏相聞、秋相聞、冬雜歌」，帶入四季分類概念；《經國集》依殘卷看來，以賦、詩、對策等體類分卷；《文華秀麗集》所包括遊覽、宴集、餞別、贈答、詠史、述懷、艷情、樂府、梵門、哀傷、雜詠 11 類，除梵門外，明顯爲《文選》次級分類所籠罩。¹⁵ 而《句題和歌》

小學館，1992），紀淑望〈真名序〉，後署貫之，頁 413-420。又卷 20 共收〈大歌所御歌〉、〈神遊歌〉、〈東歌〉，以樂府歌辭總稱之。

13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文學研究室，《日本古典文學大辭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556。

14 （日）藤原公任撰，菅野禮行校注、翻譯，《和漢朗詠集》（東京：小學館，1999），〈解說〉，頁 423。

15 茲將《文華秀麗集》十一類名與《文選》進行比對，後附數字爲《文選》所在卷數：遊覽 / 游覽 22、宴集 / 公譙 20、餞別 / 祖餞 20、贈答 / 贈答 23-26、詠史 / 詠史 21、述

以降數集之編輯體例開始出現新的變化，不依詩人、體類編排，透露了不是以記憶作者或文類成績為主要目的，針對題材內容分類，又不再完全受《文選》分類所籠罩。由《句題和歌》的春、夏、秋、冬、風月、遊覽、雜、述懷、詠懷等九部門，《古今和歌集》的春歌、夏歌、秋歌、冬歌、賀歌、離別歌、羈旅歌、物名、戀歌、哀傷歌、雜歌、雜體、樂府歌辭等 13 類，已可見出增加了四季、風月等《文選》所無的分類。至於《千載佳句》的四時、時節、天象、地理、人事、宮省、居處、草木、禽獸、宴喜、游牧、別離、隱逸、釋氏、仙道 15 部、下分 258 門；《和漢朗詠集》上卷分春、夏、秋、冬四季，下卷總言自然與人事，共分 115 小部。二者打散了作者身分、時代先後、詩歌體類，重新建立了與《懷風藻》、《萬葉集》、敕撰三集迥異的部類系統，也建構起不同維度的文本空間。

平安朝此種新型部類系統的出現，論者已然指出：受有中國傳統類書與日本傳統民族性的雙重影響。¹⁶但類書的分類體系十分龐雜，《千載佳句》的 15 部、258 門，《和漢朗詠集》的 2 卷四季、115 小部，與之相較，規模相對弱小，就相近部類而言，所立名目又多有不同。然則《千載佳句》等在接受類書的影響之際，如何進行修改取捨？又何以進行這些修改取捨？諸書的編輯流通，具有彙整、保存當時中日詩歌文獻的意義，此外，筆者認為：編輯部類系統的擬訂、斟酌、分合與歸繫，同時也展示了當時文人在學習漢詩日益深入的過程中，將觀察焦點由作者身分、體裁差異轉移到生之情境的細膩判讀。二級類目的分類架構，正呈現了體察重心的轉移變化。

懷 / 詠懷 23、艷情 / 情 19、樂府 / 樂府 27-28、哀傷 / 哀傷 23、雜詠 / 雜詩 29-30、雜擬 29-30，唯梵門一類為《文選》所無。

- 16 如宋再新指出：「從《千載佳句》與《和漢朗詠集》的編排和內容上不難看出，當時的日本人是和歌的審美標準來決定對唐詩的取捨的。換句話說，當時的日本人還處在于形式上模仿唐詩，以自己的文學觀來對待唐詩的階段，還談不上全面理解和欣賞唐詩。」《千年唐詩緣——唐詩在日本》（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引言」，頁 3-4。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文學研究室對《千載佳句》的說明：「該書基本模仿《初學記》、《白氏六帖》等中國類書的分類方式……受到了《古今和歌集》以來的日本歌集的影響。」《日本古典文學大辭典》，頁 556-557。都注意到《千載佳句》匯聚中日雙向影響。然筆者認為：《白氏六帖》唯有一級類目，《初學記》為《藝文類聚》之節略本，《千載佳句》分類方式乃修訂《藝文類聚》而來，平安文人對唐詩的學習並不僅處於形式上的模仿，說詳下文。

本文以具有關鍵地位的《千載佳句》為考察中心，試圖檢視《千載佳句》的二級部類系統，彰明其所建構的不同維度的文本空間。將分從三個層面進行論述：首先比較《千載佳句》與《藝文類聚》的分類類目，討論其如何取捨增刪，以相殊的二級類目，建構出體現日常生活經驗的文本空間。其次論述《千載佳句》的漢詩詩句以聯為單位進入秀句集的意義。秀句從詩篇中被截取出來，本身就是一處風景，可以讓人駐足留連；它們也是進入《千載佳句》內部空間的一扇扇巧門，每一秀句都可以是進入的起點，再前往探索其他部類的廣大園區。最後以秀句集中被推為典範的白居易為例，討論當時讀者閱讀漢詩的視角，他們從自己所處的歷史文化、社會環境、志趣愛好出發，將外來的漢詩文本加以內在化、具體化。《千載佳句》上承《句題和歌》，下開《和漢朗詠集》等，呈現中日文化交流過程中「認同」和「共存」的交互作用。

二、二級類目：文本空間景象結構的導引與組織

金子彥二郎在《平安時代文學と白氏文集：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研究篇》中論及《千載佳句》部門之性格：縱覽其 15 部門 258 項之部類細目，明顯充滿著與宮廷、官署有關的事物，及與貴族、朝紳等生活有關的事項，是與因春耕秋收而分身乏術的下層民衆無關的有閒宮廷文人獨擅的詩作題材。進而指出白居易文集何以流行的主要原因，在於：

白氏文集の詩文が、かの陶淵明集などの如き處士の乃至隱逸の内容のそれとは相異なり、徹頭徹尾禁中又は官府に職を奉ずる人々の生活を表現した作品であり、當時の我が文學階級たる廷臣・官吏等の生活に完全に適合し、其のま々直ちに引用・踏襲・攝取・翻案の對象ともなし得る利便此の上もなき素材と表現とを、いとも豊富に含有してゐる宮廷朝紳用文學百科辭典兼事典的性質のものであった。

白氏文集的詩文與陶淵明集等處士乃至隱逸的內容不同，而是徹頭徹尾表現在禁中及官府奉職之人的生活，與當時身為我國文學階級的廷臣、官吏等生活來說完全契合，以其豐富的素材及表現，得以最為便利地作為直接引用、踏襲、攝取、翻案的對象，白氏文集便有了宮廷朝紳用文學百科辭

典兼事典的性質。¹⁷

金子彥二郎從生活材料的層面，敏銳地觀察到了白居易等中國文士之詩文，提供了平安文人引用、蹈襲、攝取、翻案的素材及表現。白居易詩文並非全然限於官僚奉職之題材，對日本文人之影響亦不止於詩文材料之提供，後來許多學者對於白居易等中國文人之漢詩如何影響平安朝及其後之文人，有了更為細膩的討論。如三木雅博關於日本文人對雨聲、風聲、樂聲等聽覺的掌握，「夜」世界動向的確立等論述，指出平安詩歌所開拓的這種對「眼所看不見的世界」的關心，中國文學的影響是值得注目的。¹⁸ 平岡武夫留意白居易對歲時流變的敏銳察覺和捕捉，並指出教導平安詠歌者「三月盡」這個字眼，令他們歌詠三月晦日的，正是白居易。¹⁹ 而《千載佳句》、《和漢朗詠集》等秀句集，正是平安文人接觸中國詩人（尤以白居易為主）的重要憑藉。

本文嘗試在金子彥二郎論述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千載佳句》藉由二級類目的架構，建立了一個體現日常生活經驗的文本空間，引導平安文人進入沈吟浸潤，始得以發生三木雅博等學者所言之影響。

秀句集類目架構的出現與中國傳統類書有所關聯，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收有《藝文類聚》、《初學記》、《荆楚歲時記》等，²⁰ 可見中國類書早已傳入日本。這些秀句集的分類方式受有中國傳統「二級類目型」類書影響的痕跡，而又不受其籠罩，下文將藉由《藝文類聚》與《千載佳句》之比較觀察，見其部類異同，並進一步探索秀句集以分部和子目所環圍起來的文本空間架構。

17 金子彥二郎，〈部門の性格〉，《平安時代文學と白氏文集：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研究篇》，頁 469-477。引文見頁 476，所附中譯為筆者譯文。是書對《句題和歌》、《千載佳句》二集之編者、傳本、收載白居易與其他作者之詩句等課題，進行十分細膩全面的研究。並以帝國圖書館藏寫本為底本進行《千載佳句》之校訂，完整校定本見頁 637-762。

18 (日) 三木雅博，《平安詩歌の展開と中國文學》(大阪：和泉書院，1999)，該書分二部九章節，討論日本詩歌的傳統與中國文學的影響，觀察十分細膩。

19 (日) 平岡武夫，〈白氏歲時記・三月盡〉，《白居易：生涯と歲時記》(京都：朋友書店，1998)，第四部，頁 485-517。

20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藝文類聚》、《初學記》在「三十雜家」，《荆楚歲時記》在「二十雜傳家」。案《荆楚歲時記》為單純之一級類目，以時序先後分三十小目；前二者則為二級類目，說詳下文。

中國類書之作始於魏·劉劭、王象等編纂之《皇覽》，合四十餘部，部下分篇，並未再進行條目細分。²¹ 現存唐代以前較完整的「二級類目型」類書，有虞世南主編《北堂書鈔》、歐陽詢主編《藝文類聚》、徐堅主編《初學記》三種。²² 《北堂書鈔》共 160 卷，分 19 部，依序為：帝王部、后妃部、政術部、刑法部、封爵部、設官部、禮儀部、藝文部、樂部、武功部、衣冠部、儀飾部、服飾部、舟部、車部、酒食部、天部、歲時部、地理部，各部下再分子目，共設 851 子目。²³ 稍晚的《藝文類聚》共 100 卷，增加了一級類目，分 46 部，依序為：天部、歲時部、地部、州部、郡部、山部、水部、符命部、帝王部、后妃部、儲官部、人部、禮部、樂部、職官部、封爵部、治政部、刑法部、雜文部、武部、軍器部、居處部、產業部、衣冠部、儀飾部、服飾部、舟車部、食物部、雜器物部、巧藝部、養生部、內典部、靈異部、火部、草部、寶玉部、百穀部、布帛部、菓部、木部、鳥部、獸部、鱗介部、蟲豸部、祥瑞部、災異部，下設 727 子目。²⁴ 《初學記》30 卷屬《藝文類聚》體系，簡化或合併許多部類成 23 部、313 子目。²⁵

以《北堂書鈔》和《藝文類聚》的分部系統相較，二者反映了二種不同的文本空間思維。《北堂書鈔》以帝王部、后妃部為首，其次為刑法、設官、禮樂等人文秩序，再次為服飾、舟車、酒食等民生物質，而將天地、歲時置於最末，是一種單向推進的線性思考，強調了帝王為尊的觀念，從人間權勢的最高位置出發，帝王代表的智慧與恩澤建立禮樂制度，照養百姓日用，而後及於對天時地理的認識與回應。《藝文類聚》調整了分部順序，將天部、歲時部、地部置於書首，同時於人事之後，以約全書五分之一的篇幅，增加了

21 《三國志》〈魏志·楊俊傳〉裴松之注引《魏略》：「(王象)受詔撰《皇覽》，……數歲成，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664。

22 夏南強，《類書通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頁 57。

23 唐·虞世南撰，明·陳禹謨補註，《北堂書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第 88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24 唐·歐陽詢主編，《藝文類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第 887-888 冊)，其中卷 67 作「服飾部」，與卷 69、70 同類名，今據汪紹楹校排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改作「衣冠部」。

25 唐·徐堅等輯，《初學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第 890 冊)。

草木、百穀、鳥獸、鱗介、蟲豸等同樣生存於天地、歲時之間，而與人相親相倚的物類，最後以處理人事與天地、歲時是否調適順遂問題的祥瑞、災異作結，於是自然回扣到書之首卷，首尾相互聯結，形構出一個環型空間。此一分部形態，建立起人居於天地之間，處於政治社會網絡之內，並與人為器物、自然動植物為侶的體系，更為週延並貼近傳統人文觀念。

《千載佳句》選擇了《藝文類聚》而非《北堂書鈔》的體系為基礎，進行取捨調整，建構更為濃縮簡約的文本空間。15 部類依序為：1 四時部、2 時節部、3 天象部、4 地理部、5 人事部、6 宮省部、7 居處部、8 草木部、9 禽獸部、10 宴喜部、11 游牧部、12 別離部、13 隱逸部、14 釋氏部、15 仙道部，其下再分 258 子目。茲將《藝文類聚》、《千載佳句》相應類目之部類與子目表列如下，²⁶ 便以觀察其中異同訊息：

《藝文類聚》、《千載佳句》二級類目對照表

藝文類聚		千載佳句	
部類	子目	部類	子目
卷 1-2 天部	天、日、月、星、雲、風、雪、雨、霽、雷、電、霧、虹	3 天象部	月、風月、感月、雨、風雨、暮雨、雨夜、晴霽、雪、雪夜、春雪、晴雪、曉、夜、閑夜
卷 3-5 歲時部	春、夏、秋、冬、元正、人日、正月十五日、月晦、寒食、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社、伏、熱、寒、臘、律、歷	1 四時部	立春、早春、春興、春曉、春夜、暮春、送春、首夏、夏興、夏夜、苦熱、避暑、納涼、晚夏、立秋、早秋、秋興、秋夜、暮秋、初冬、冬興、冬至、冬夜、歲暮
		2 時節部	元日、寒食、三月三日、七夕、十五夜、重陽

26 本表《藝文類聚》類目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第 887-888 冊，《千載佳句》類目據金子彥二郎校定本，《平安時代文學と白氏文集：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研究篇》，頁 637-762。另，《初學記》亦屬《藝文類聚》體系，然其合併刪減的情形與《千載佳句》不同，如《初學記》刪去「巧藝部」及其下之所有二級類目，然《千載佳句》雖不立「巧藝部」，然將其中許多二級類目收納進「游牧部」。又如《初學記》合「內典部」、「靈異部」為「道釋部」，《千載佳句》仍分為「釋氏部」、「仙道部」。是以筆者不取《初學記》，而以《藝文類聚》體系與《千載佳句》比觀，更能見出二者系統之差異。

卷 6 地部	地、野、關、岡、巖、峽、石、塵	4 地理部	山水、山中、泉、瀑布泉、春水
卷 45-50 職官部	總裁職官、諸王、相國、丞相、冢宰、太尉、太傅、太保、祭酒、博士、大司馬、司徒、司空、儀同、特進、錄尚書、尚書令、僕射、吏部尚書、尚書、吏部郎、侍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給事中、中書令、中書侍郎、驃騎將軍、太常、衛尉、太僕、廷尉、鴻臚、司農、將作、光祿大夫、太子詹事、太子中庶子、太子舍人、刺史、尹、太守、令長	6 宮省部	禁中、祕書省、集賢閣、古官
		5 人事部	丞相、將相、尚書、近臣、將軍、從軍、刺史、縣令、才士、幼智、才藝、文藻、褒美、草書、圖畫、及第、慶賀、感恩、謝恩、兄弟、憶兄弟、外孫、朋友、文友、憶友、書信、遇友、不遇友、憶遇友、訪問、經過、招客、留客、留宿、美女、艷情、王昭君、閨怨、閑居、閑意、閑放、閑適、閑興、閑遊、閑官、閑散、自詠、詩興、寓興、感興、感嘆、懷舊、老、老病
卷 17-37 人部	頭、目、耳、口、舌、髮、鬚、臍、膽、美婦人、賢婦人、老、言語、謳謠、吟、嘯、笑、聖、賢、忠、孝、德、讓、智、性命、友悌、交友、絕交、公平、品藻、質文、鑒誠、諷、諫、說、嘲戲、言志、行旅、遊覽、別、怨、贈答、閨情、寵幸、遊俠、報恩、報讐、盟、懷舊、哀傷、妬、淫、愁、泣、貧、奴、婢、傭保、隱逸	12 別離部	別意、送別、別使君、餞別、宴別、春別、秋別、留別、別後、行旅、水行、曉行、旅情
		13 隱逸部	思隱、隱士、征隱士、憶歸隱、卜山、山居、別山居、郊居、幽居
		11 游牧部	遊覽、遊宴、春遊、夏遊、秋遊、冬遊、登山、遊山、眺望、夜歸、遊戲、圍碁、碁酒、漁、遊獵
卷 74 巧藝部	射、書、畫、圍碁、彈碁、博、樗、蒲、投壺、塞、藏鈎、四維、象戲		
卷 38-40 禮部	禮、祭祀、郊丘、宗廟、明禮堂、辟廡、學校、釋奠、巡狩、籍田、社稷、朝會、燕會、封禪、親蠶、冠、婚、諡、弔、冢墓	10 宴喜部	公宴、宴會、春宴、夏宴、夜宴、逃夜宴、庚申、宴後、宴樂、妓樂、歌妓、蹈歌、舞妓、歌、歌舞、琴、琴酒、琴書、琴茶、箏、琵琶、笙、簫、笛、管弦、樂曲、酒、詩酒、飲宴、會飲、勸酒、醉、春醉、留醉、醉歸、醉後、茶、茶酒、冰、廚膳
卷 41-44 樂部	論樂、樂府、舞、歌、琴、箏、篳篥、琵琶、筍、簾、簫、笙、笛、笳		

卷 61-64 居處部	宮、闕、臺、殿、坊、門、樓、櫓、觀、堂、城、館、宅舍、庭、壇、室、齋、廬、道路	7 居處部	居宅、鄰家、舊宅、亭、林亭、水亭、亭樓、水樓、水閣、山館、池、秋池、泛舟、水石、渠、橋、勝境、鄰境
卷 76-77 內典部	內典、寺碑	14 釋氏部	寺、禪居、僧房、禪僧、老僧、贈僧、禪觀
卷 78-79 靈異部	仙道、神、夢、魂魄	15 仙道部	仙人、仙境、道士、道觀、山人
卷 81-82 草部	藥、空青、芍藥、百合、菟絲、女蘿、欽冬、天門、茱苾、薯蕷、菖蒲、木、草香附、蘭、菊、杜若、蕙、靡蕪、鬱金、迷迭、芸香、藿香、鹿葱、蜀葵、薔薇、藍、慎火、卷施、芙蕖、菱、蒲、萍、苔、菰、荻、著、茗、茅、蓬、艾、藤、菜蔬、葵、薺、葱、蓼	8 草木部	水草、水樹、梅、梅柳、柳、桃柳、櫻桃、山柘榴、石楠、辛夷、木蓮、木芙蓉、檜、松、松柳、松竹、竹、竹柳、楊竹、水竹、花竹、藤、薔薇、紫薇、牡丹、芍藥、蓮、露荷、採蓮、菊、菊酒、蘭菊、雜花、花樹、花水、翫花、花宴、惜花
卷 86-87 菓部	李、桃、梅、梨、甘、橘、櫻桃、石榴、柿、檣、柰、棗、杏、栗、胡桃、林檎、甘藷、沙棠、椰、枇杷、燕萹、榧、蒟子、枳椇、柚、木瓜、杜梨、芋、楊梅、蒲萄、檳榔、荔支、益智、椹、芭蕉、甘蔗、瓜		
卷 88-89 木部	木、松、柏、槐、桑、榆、桐、楊柳、檉、椒、梓、桂、楓、豫章、無患、朱樹、君子、樅、檜、菜萹、柟、柞、楸、櫟、栝、靈壽、女貞、長生、木槿、檣、木蘭、夫移、楠、若木、合歡、杉、并閭、荆、棘、黃蓮、梔子、竹		

卷 90-92 鳥部	烏、鳳、鸞、鴻、鵠、鶴、雉、鷗、孔雀、鸚鵡、青鳥、鴈、鵝、鴨、雞、山雞、鷹、鷓、烏、鵲、雀、燕、鳩、鷗、反舌、倉庚、鷓鴣、斲木、鴛鴦、鷓鴣、鷓鴣、白鷺、鷓鴣、鷓鴣、鷓鴣、精衛、翡翠、鷓鴣	9 禽獸部	鶴、猿雁、鷹馬、馬
卷 93-95 獸部	馬、駒駘、牛、驢、駱駝、羊、狗、豕、象、犀、兕、駁、貔、熊、鹿、麋、兔、狐、猿、獼猴、果然、狸、貂、鼠		

由上表比並觀察，可以留意幾項訊息：

其一，《藝文類聚》之第一級部類中，天部、歲時部、地部、人部、禮部、樂部、職官部、居處部、巧藝部、內典部、靈異部、草部、菓部、木部、鳥部、獸部等 16 部，經過重新合併或分割，成為《千載佳句》之 15 部，此外之 30 部則無相應之部類，如：州、郡、符命、帝王、后妃、儲宮、封爵、治政、刑法、武、軍器、衣冠、儀飾、服飾等，這些記錄領土管轄、典章制度與軍事設備等內容的一級類目，未被《千載佳句》所接受，可見《千載佳句》有意淡化政軍制度等公領域的課題，將觀照領域作了局部的縮減。所設的 15 部，可大別為二大領域的關懷：1 四時部、2 時節部、3 天象部、4 地理部、8 草木部、9 禽獸部，關注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5 人事部、6 宮省部、7 居處部、10 宴喜部、11 游牧部、12 別離部、13 隱逸部、14 釋氏部、15 仙道部，關注的是人與社會的關係。

其二，《千載佳句》6 宮省部似與《藝文類聚》職官部相近，但性質其實不同，後者總載職官以降，凡立諸王、相國、丞相、冢宰、太尉、太傅、太保，乃至太守、令長等四十二種大小官職，採取了一種全面性認識職官名目的進路。《千載佳句》只保留其中八種相當的子目——丞相、將相、尚書、近臣、將軍、從軍、刺史、縣令，納入於人事部中，部類的改變，宣告著意義的改變，此八者不再是作為認知對象的官職系統，而是在社會生活中往來接

觸的真實人物。此外立宮省部，下設禁中、祕書省、集賢閣、古官四子目，前三者關懷角度由官職轉移向任職所在的空間場所，古官則是歷史的追憶。

其三，相當於《藝文類聚》的人部內容，在《千載佳句》裡得到明顯的重視與拓展，除了 5 人事為主要相應之部類，更分化出 11 游牧、12 別離、13 隱逸諸部。人事部共分 55 子目，細密呈現各種人事際遇，其中最值得留意的是「閑」與「興」的提出：閑居、閑意、閑放、閑適、閑興、閑遊、閑官、閑散、自咏、詩興、寓興、感興，此類日常生活的感受，皆為《藝文類聚》所無。游牧部可說是人部中的遊覽加上巧藝部的圍碁等遊戲而獨立成部，彙集休閒遊樂性質的活動。隱逸、別、行旅原為人部第二級的子目，提升為一級部類，隱逸部下設思隱、隱士、征隱士、意歸隱、卜山、山居、別山居、郊居、幽居等目，對於隱逸的路向與歸隱後的幽居有了更多想像；別與行旅獨立為別離部，下設別意、送別、別使君、餞別、宴別、春別、秋別、留別、別後、行旅、水行、曉行、旅情等目，將送別與別後的行旅，鋪展在時空的場景上。

其四，《千載佳句》以四時、時節、天象、地理、居處、草木、禽獸等主要類目，圈圍起一個日常性生活活動的時空領域，這些部類對《藝文類聚》的繼承與分合，都可見出對日常性生活的重視。其中，合併《藝文類聚》鳥部之鶴、雁、鷹與獸部之猿、馬而成禽獸部，綜合草部、菓部、木部中部分植栽而成草木部，乃是由繁入簡，捨去了大量名目知識的廣度追求，只保留了在生活或閱讀經驗中較為親近接觸之物類。至於四時與時節兩部則由《藝文類聚》歲時部析分而來，將元日、寒食、三月三日、七夕、十五夜、重陽等特別之節日獨立出來，凸顯人們對於時節的重視。而四時部中子目的設立，更透露了細膩體察時歲流轉的傾向。《藝文類聚》歲時部僅以春、夏、秋、冬標示四季，相較之下，《千載佳句》四時部則分立了 24 個子目：立春、早春、春興、春曉、春夜、暮春、送春、首夏、夏興、夏夜、苦熱、避暑、納涼、晚夏、立秋、早秋、秋興、秋夜、暮秋、初冬、冬興、冬至、冬夜、歲暮。它們或者細膩地分別各季節裡更小的時間段落，如春曉、春夜、首夏、早秋；或者點出人們應對這些時間段落的活動，如送春、避暑、納涼；或者透露出人們在這些時間段落裡的心情，如春興、夏興、秋興、冬興、苦熱，有了十分豐富的文字表情。

其五，《千載佳句》中細密分陳人事活動內容的特質，在第二級的子目中分明可見，前述的四時與時節兩部屬於時間性的脈絡表現，有關空間性的表現，則可以居處部為例。《藝文類聚》居處部分列了宮、闕、臺、殿、坊、門、樓、櫓、觀、堂、城、館、宅舍、庭、壇、室、齋、廬、道路，都指向空間中人為建設在物質層面的不同形製和功能。《千載佳句》亦設居處部，然內容與之不同，下設居宅、鄰家、舊宅、亭、林亭、水亭、亭樓、水樓、水閣、山館、池、秋池、泛舟、水石、渠、橋、勝境、鄰境等目。其中居宅、林亭、水亭、水樓、水閣、山館等，在點出各種建築的物質形製之際，往往同時呈現該建築與所在環境的聯結，林亭有別於水亭，水亭亦不同於水樓，山、水、林的大環境性質賦與亭、樓、閣、館更細緻的建築表情。池、秋池、泛舟、水石、渠、橋等則將觀看視野由建築引領向室外，展開有水池、渠道、橋樑、舟楫的戶外空間。人居處其間，體察空間情境之美好而有勝境，與鄰近人家相交通而有鄰家、鄰境，隨著時間推移、人事變動而有舊宅。新子目的出現，以更具有人情感受與活動姿態的語彙，在文本中作為引導向詩集內容的路徑指標。

《藝文類聚》和《千載佳句》乍看之下似同為類書，然經由上文比較其部類安排的異同，則可發現它們各自反映了編選者認同的知識系統和層次。高友工在〈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試論「知」與「言」〉文中引介雷柔（Keith Lehrer）「知」之三義，並進一步辨析「事實之知」與「經驗之知」的不同層次：前者代表觀察、分析現實世界的結果，依仗分析語言設法廓清觀念，確定關係，是一種資料、材料性的狹義知識，以表現客觀真理為最高理想。後者則以語言等表現方式為工具，期能體現某種隨時而異、因人而異的特殊經驗，以體現主觀經驗為最高理想。²⁷ 援此以觀二書之部類語言，恰分別透露了表現「事實之知」與「經驗之知」的不同傾向。大抵而言，《藝文類聚》嘗試建立一個全方位的百科全書體系，歐陽詢等人採取了一個偏向材料性知識

27 高友工，〈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試論「知」與「言」〉，《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1-20。高先生此文旨在闡明文學批評等論述文字之表現差異，而辨析「事實之知」與「經驗之知」，考察語言文字與表述之「知」的關係，實具有普遍性。筆者援以區分《藝文類聚》和《千載佳句》，期有助於說明二者類目語言所表述之「知」之差異。

的陳述方式，以周全而有序部的部類，並以事文合編的體例，²⁸ 提供人生存於宇宙間的文字圖像，在此文本空間中，普遍意義的「人」既為自然世界的天地、時序、萬物所環擁，也為人文世界的典章制度所環擁，反映著唐初君臣締造盛世的政教理想。

平安朝出現的《千載佳句》則勾勒出一幅不同於《藝文類聚》的人世圖像，大江維時放棄全方位的開發，減弱政治領域的關聯，注目於日常生活領域，採取了偏向體現主觀經驗的陳述方式，《千載佳句》以二級部類語言，細膩地體察時間段落的流變與空間場域的內容，以期再現詩人各自相殊的審美經驗。閃爍著美感經驗光華的漢詩佳句原是零落散置的景象元素，經過強調人事活動經驗的二級類目進行導引、區隔與組織，建構出一座令人應接不暇的文本空間。

《千載佳句》的此一傾向，未必是大江維時個人跳躍性的改變，可能為當時部分文人所曾共有的探索。今日存見之《新撰類林抄》殘本，即勾勒出一個與《千載佳句》有些彷彿的模糊身影，提供後人想像當年曾經存在的許多類似的前行者，今日已被歲月抹去了足跡。

《新撰類林抄》編撰者不明，亦不知總卷數。《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與唐宋書目俱未著錄，今僅存第四卷部分作品之草書抄本，相傳為空海所書。²⁹ 小川環樹認為此書可能成於貞元中（785-805），並由朱千乘佚詩、劉長卿詩題等文本著錄情形，推測此書可能為大江維時編撰《千載佳句》所參考採用。³⁰ 筆者更感興趣的部分在於此殘卷卷端，書有「春□□閑散上」之標目。

28 《藝文類聚》事文合編的體例，奠定後世類書采輯資料的基本格局，《四庫全書提要》稱：「是書比類相從，事居于前，文列于後，俾覽者易為功，作者資其用，於諸類書中體例最善。」唐·歐陽詢主編，《藝文類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第 88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137。

29 唐·不著撰人，（日）空海（？）書，《新撰類林抄》（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複製微捲，2008，據手寫草書裱摺裝本縮製）。所存殘卷共選 22 人詩 43 首，其中《全唐詩》已收錄者 26 首，未錄者 17 首，可供補遺。

30 （日）小川環樹，〈新撰類林抄校讀記〉，《中國文學報》第 11 冊（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研究室，1959），頁 92-102。是文對《全唐詩》未見者具錄全文，以備考核，已見者則條舉異文，為作校記。有關此書與《千載佳句》的關係，並見其內文與跋。

可見是書最少亦採二級類目編選，第一級類目中包括四季，「春」季下之第二級類目則包括「閑散」。在《千載佳句》中，春並未成爲獨立類目，而是在四時部中讓從立春到歲暮的第二級類目依時間排序出現，春夏秋冬成爲未出場而實際發揮作用的隱形類目。至於「閑散」子目在《千載佳句》則安置於人事部之中，與閑意、閑放、閑適、閑興等並列。《新撰類林抄》劉長卿〈題鄭山人所居〉之詩句「青苔滿地無行處，深映桃花獨閉門」，《千載佳句》題作〈題張山人所居〉，選入人事部閑居子目。〈題褚少府湖上臨亭〉之「紛紛花落門空閉，寂寂鶯啼日更遲」，《千載佳句》題作〈題褚少尉府湖上臨亭〉，選入四時部暮春子目。它作爲《千載佳句》的一個前行文本，揭開了歷史帷幕的一處小角落，讓我們得以稍稍想像《千載佳句》如何參酌既有選本進行增刪改易的情形。

三、秀句：文本空間景象要素的並列與交映

《千載佳句》選編秀句，與《新撰類林抄》的全詩選錄不同。全詩選錄爲中日兩國傳統詩選作法，中國的《詩經》、《昭明文選》，日本的《萬葉集》、敕撰三集等，都是全詩選錄形式，著重作者與作品的聯結。選編秀句雖也有保存文獻典範的作用，但較著重讀者與作品的聯結。先秦策士政治場域的誦詩言志，可說是秀句選用的早期表現，已透露讀者詮釋詩句的主導性。

至於以秀句麗辭作爲取錄對象的選本，在中國可上溯梁朝朱澹遠之《語麗》，據《直齋書錄解題》言其「采摭書語之麗者爲四十門」，爲類文類書的開創之作，³¹《隋志》著錄 10 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作 11 卷，可見亦流入東土。今存之隋朝杜公瞻撰《編珠》爲專集語言、詞彙的類文類書，分 15 部：天地、山川、居處、儀衛、音樂、器玩、珍寶、繪采、酒膳、黍稷、菜蔬、果實、車馬、舟楫，首列對語標題，再引古籍釋義，專供帝王賦詩雜用。³² 唐時此種類文類書頗爲流行，虞世南《兔園策》10 卷，分門纂集古今

31 《語麗》原書已佚。參見趙含坤編著，《中國類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頁 17。

32 隋·杜公瞻撰《編珠》今存前二卷天地部等殘卷，清·高士奇爲作《補遺》二卷與《續編珠》二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第 887 冊）。

事，皆偶儷之語。許敬宗《文館詞林》千卷分類纂集先秦至唐初各體詩文。孟誥《錦帶書》8卷依十二月令，敘陳情事，集為駢儷箋啓之體。³³ 劉綺莊《集類》百卷、高丘《詞集類略》30卷、是光父《十九部書語類》10卷等亦近似，惜多亡佚，或僅存殘帙。³⁴ 另如《白氏六帖事類集》30卷，為白居易隨手抄錄古籍成語典故，以應科舉考試、詩文寫作之用，或摘句，或提要，分類編次，全書共細分千餘門類，頗為總雜，並未以較大部類加以統合。³⁵ 韓鄂《歲華紀麗》4卷，以四時節候分門隸事，編為駢對辭句，再以夾注雙行引證出處，解說故實，性質介於類事與類文之間。³⁶ 此外，唐時亦有《詩格》、《詩式》、《主客圖》等詩話類著作進行摘句批評，遙承鍾嶸《詩品》引詩家秀句進行批評的傳統，然而此類著作以批評為主，摘句隨意，與類文類書或秀句選本，另成不同系統。

上述《語麗》等中國類文類書，采摭詩文典籍之秀句麗辭，或摘句提要，或加工駢對，也都強調了讀者參與解讀、運用文獻的環節。它們在當年中日通暢的交流往來中，極可能流傳東土，對日本文士的編輯出版體例發生影響。今《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三十雜家」與「四十總集家」著錄有大量類書，其中即包括上述《語麗》、《編珠》、《錦帶書》、《文館詞林》等文學性強的類書，另有《秀句集》、《詞林警句》、《文房麗藻》、《古今詩人秀句》等，由書名推測，應為選編秀句之詩文集。

這些書籍在九世紀之前即已流通，在超過半世紀的涵泳醞釀，《千載佳句》即在這些類書文獻流通的背景下游編成。大江維時及其前行者展開修訂過的類書部類系統，採秀句集的形式，來編選當時盛行的中國漢詩，它來自中土的文獻為背景，一步步走出自己獨特的姿影。³⁷

33 《錦帶書》或題作梁·蕭統撰，（《歲時習俗資料彙編》第3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四庫全書提要》疑《錦帶書》為宋人所集。

34 以上六書分別參見趙含坤編著，《中國類書》，頁29、38、58-59、60、64、65。

35 唐·白居易輯，《白氏六帖事類集》（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據江安傅增湘藏宋刻本影印）。另後人集白居易原本與宋·孔傳之續撰，合為《白孔六帖》百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第891-892冊）。

36 唐·韓鄂撰，《歲華紀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類書類第166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據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刻祕冊彙函本影印）。

37 馬歌東提出「秀句文化」的概念，〈中日秀句文化淵源考論〉一文分二單元討論中國傳統

日本君臣學習漢詩，以漢詩秀句為題是流行方法之一，流波且及於和歌創作，以佳句為題，在和歌裡實現漢詩文的表達技巧與思想內涵，今存大江千里撰集之《句題和歌》即記存了此種句題和詠的新境。是書分春、夏、秋、冬、風月、遊覽、雜、述懷、詠懷等九部門，雖未脫離漢詩文集式的分類方式，但春、夏、秋、冬的標舉分立已開啓了和歌集分類的基型。³⁸大江維時在其伯父之後編集《千載佳句》，在全書架構上並未採用其九部分法，乃另立部類系統。而在選編漢詩時不作全詩選錄，將一聯詩句從詩篇中截取出來的作法，則與《句題和歌》同樣反映著當時日本文士看待漢詩的視角。

在學習漢詩風潮興蔚的平安時代，《千載佳句》應運而生，大江維時將大量中國漢詩以秀句形式組織進入其部類系統，除了作為官僚詩人使用的作詩參考書之外，³⁹同時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訊息。首先，如同書名所標示，編入詩集中的漢詩佳句，都是經過比較評鑑而後選入者，個別地都可作為欣賞觀摩的對象，並發揮引導寫作的參考作用。其次，眾多佳句以編者設定的部類加以組織起來，它們相互聯結成一具有系統性的參考著作，猶如一部文學百科辭典。再次，作為一位異國文學的傳播者，大江維時扮演第一讀者同時也是詮釋者的角色，以日本文士的主體性進行判斷和選擇。編輯《千載佳句》的選集，主要動機與其說是保存漢詩文獻，或推介個別漢詩詩人，不如說是援引漢詩的寫作和人生經驗，進入日常的生活領域中，使閱讀者能浸潤於漢

文化中的秀句意識、日本漢詩對於中國秀句文化的受容，請參見《日本漢詩溯源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181-200。

38 其後的《古今和歌集》分春歌、夏歌、秋歌、冬歌、賀歌、離別歌、羈旅歌、物名、戀歌、哀傷歌、雜歌、雜體、樂府歌辭等十三類，後來的《古今和歌六帖》（（日）賀茂真淵著，平井卓郎編，《古今和歌大帖》，《賀茂真淵全集》第 27 卷，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82）分春、夏、秋、冬、天、山、田、野、都、田舍、家人、佛事、水、戀、祝、別、雜思、服飾、色、錦綾、草、蟲、木、鳥二十四類，到《和漢朗詠集》的春、夏、秋、冬、雜五部，雖未建立具系統性的部類，但四季、戀與佛事等類目出現，指出了和歌的特質並影響其發展傾向。朱秋曾指出：「在日本的和歌傳統中，四時的概念確立得很早，從《古今和歌集》的『部立』之後，春、夏、秋、冬成為日本詩歌分類的典型。」〈論六如上人在漢詩上的繼承與開拓：以季節描寫為中心〉，葉國良、陳明姿編，《日本漢學研究續探·文學篇》（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137。

39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文學研究室，《日本古典文學大辭典》《千載佳句》條：「該書純粹是當時的官僚詩人在侍宴應制或遊覽應酬時使用的作詩參考書。」

詩的美好情境中。所以不以作者或文體為綱領，轉而建構反映人生「經驗之知」的系統。第一級部類在《藝文類聚》的基礎上進行去取，基本上仍借助漢人文化中已然成熟的知識體系來掌握漢詩，但第二級子目的大量改易，則來自於引介者（包括大江維時及其所參考的其他編選者）的人生經驗與閱讀經驗，以及將異國文學與在地心靈結合的編選訴求。將所選取的佳句一一安置入 15 部 258 門中，這些詩句從詩篇中截取出來，脫離原本漢詩的語意脈絡，進入編選者新構的體系中，並與其他選入的佳句形成新的伙伴關係，等待未來其他讀者的重新解讀。同時，這些美好的詩句又以其精鍊的文字，負載了某些精微的生命訊息，讀者可以跨越國家、民族、文化界限，直接經由文字閱讀而有所感發。一千多聯秀句像一顆顆光華潤澤的珍珠，內蘊著漢詩作者曾有的詩興，等待新讀者前來照見、體察、演練，它們也是進入《千載佳句》內部空間的一扇扇巧門。每一聯秀句都可以是進入的起點，入門者在遊玩每一子目的小園後，可以依第二級子目的路徑指示，或就近曲徑通幽，訪尋鄰近子目的風景，或者回到一級部類的主要通道，探索其他部類的廣大園區。各依其眼力、腳程，而各有不同的遊歷範疇，所領納的詩興淺深、詩境感受也自然各自相殊了。

大江維時以秀句作為景象單位來建構文本空間，呼應伯父大江千里《句題和歌》的作法，以詩句而非詩篇作為「攝取醇化」的對象，從消極義言，詩句或詩聯的掌握較一首詩來得清簡，對學習者較易上手，可作為學習漢詩過程中的練習。從積極義言，詩句或詩聯的學習本身即具有與完整詩篇的學習不同的訴求效果，《千載佳句》以詩聯來結合部類體系，可說是一個深饒意味的選編策略。試以其中「四時部」之「早春」為例，該子目共收 13 人 28 聯詩句：

1. 帶霧山鶯啼尚少，穿沙蘆筍葉澆分。元稹〈早春〉
2. 梅含鷄舌兼紅氣，江弄瓊花帶碧文。元稹〈早春〉
3. 冰消田地蘆錐短，春入枝條柳眼低。元稹〈寄樂天〉
4. 長堤織草河邊綠，近郭新鶯竹裏啼。元稹〈送晏秀才歸江陵〉
5. 暖銷霜瓦津初合，寒減冰渠凍不成。白居易〈早春〉
6. 先遣和風報消息，續教啼鳥說來由。白居易〈春生〉
7. 展張草色長河畔，點綴花房小樹頭。白居易〈春生〉

8. 翅低白雁飛仍重，舌澀黃鸝語未成。白居易〈早春〉
9. 度臘都無苦霜霰，迎春先有好風光。白居易〈臘後歲前〉
10. 聲早雞先知夜短，色濃柳最占春多。白居易〈早春〉
11. 樹根雪盡催花發，池岸冰消放草生。白居易〈歎春風〉
12. 冰消見水多於地，雪霽看山盡入樓。白居易〈早春〉
13. 寒縋柳腰收未得，暖薰花口噤初開。白居易〈早春〉
14. 鶯早乍啼猶冷落，花寒欲發尚遲疑。白居易〈早春閑行〉
15. 烟添柳色看猶淺，鳥踏梅花落已頻。戴叔倫〈人日喜春〉
16. 徑草漸生長短綠，庭花欲綻淺深紅。鮑溶〈春日〉
17. 林外雪消山色靜，窗前春淺竹聲寒。韋振〈奉酬見贈〉
18. 梅花帶雪飛琴上，柳色和烟入酒中。章孝標〈早春初晴野宴〉
19. 雪晴山水勾留客，風暖鶯聲計會春。章孝標〈述懷上元相公〉
20. 寒雲曉散千峰雪，暖雨晴開一迳花。許渾〈題鄭處士〉
21. 西池水冷春巖雪，南陌花香曉樹風。許渾〈移攝太守寄汝洛舊游〉
22. 千嶂雪消溪影綠，幾家梅綻酒波清。杜荀鶴〈酬湖州杜員外春至日見憶〉
23. 幾處早鶯啼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白居易〈錢塘湖春行〉
24. 堤柳裊空垂露眼，渚蒲穿浪湊烟芽。羅虬〈過友人故居〉
25. 莫驚此地逢春早，只爲長安近日邊。王千〈長安早春〉
26. 園梅拆甲迎春笑，庭草抽心待節芳。金立之〈早春〉
27. 暖日當頭催展菜，和風次第遣開花。路半千〈賞春〉
28. 鶯歸樹頂繁聲轉，雁去天邊細影斜。陸翬〈春日〉⁴⁰

所收詩人詩聯數目如下：元稹（4）、白居易（11）、戴叔倫（1）、鮑溶（1）、韋振（1）、章孝標（2）、許渾（2）、杜荀鶴（1）、羅虬（1）、王千（1）、金立之（1）、路半千（1）、陸翬（1）。持與《全唐詩》比對，《全唐詩》並未錄存韋振、羅虬、⁴¹王千、金立之、路半千、陸翬諸人詩作，亦無元稹「長堤纖草河邊綠，近郭新鶯竹裏啼。」〈送晏秀才歸江陵〉、白居易「鶯早乍啼猶冷落，花寒欲發尚遲疑」〈早春閑行〉等詩。另鮑溶存詩百餘首，然

40 此據金子彥二郎校定本，《平安時代文學と白氏文集：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研究篇》，頁637-762，「早春」部分見頁643-645。宋再新，《千年唐詩緣——唐詩在日本》亦附錄《千載佳句》原文，說明亦據金子彥二郎校定本，唯將元稹之四聯詩句置於「四時部」「立春」，「早春」自白居易詩句始，見頁128-130。另宋紅整理出版松平文庫本《千載佳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可惜筆者尚未得見。

41 《全唐詩》中收有羅虬〈比紅兒詩〉系列詩作，未知與此羅虬是否爲同一人。

無所選〈春日〉詩。章孝標詩約 70 首，有〈述懷上浙東元相〉（《千載佳句》題作〈述懷上元相公〉），無〈早春初晴野宴〉。杜荀鶴「千嶂雪消」一聯，《全唐詩》則題為李郢〈和湖州杜員外冬至日白蘋洲見憶〉。⁴² 可以想見《千載佳句》編選之際，參考資料豐富多元，既推崇知名作家如白居易、元稹，亦且兼顧非主流作家如韋振等，他們雖有先後次序之別，但在同一類目之中，又有一種平行並列的關係。各詩句提供了片段的早春風景的景面，讀者可以藉由上下文的順讀、倒讀、跳讀，反覆對照，去加以組織聯結。依所錄詩句看來，編者無意（亦可能無力）於作家考證、異文校勘，而是著力於判讀各聯詩句中描寫的景物風情屬於「早春」時節，遂將這些漢詩秀句結集於此子目之下，俾使讀者能細細體察這些詩句如何呈現由冬入春的季節變化。

請看：「暖銷霜瓦津初合」、「池岸冰消放草生」、「千嶂雪消溪影綠」是冬日積雪到了早春逐漸因天候回暖而消融；「烟添柳色看猶淺」、「寒縫柳腰收未得」、「堤柳裊空垂露眼」是敏感的柳枝在猶帶寒意的早春微微舒張細葉、抽長柳條；「梅花帶雪飛琴上」、「鳥踏梅花落已頻」、「花寒欲發尚遲疑」、「點綴花房小樹頭」寫梅花片片飛落、其他花卉正醞釀欲發的早春花訊；「鶯早乍啼猶冷落」、「誰家新燕啄春泥」、「翅低白雁飛仍重」、「舌澀黃鸝語未成」寫寒氣尚未盡消、春意漸次回甦中的禽鳥鳴聲與動態；「窗前春淺竹聲寒」、「渚蒲穿浪湊萌芽」、「庭草抽心待節芳」則從沈靜的竹林、煙渚、庭草中發現到細細滲透在空間中的春之芽苗；……不論這些詩句原本寫作動機如何，關係著怎樣的人事背景，在「早春」的文本空間中，它們與作者的個別聯結性被淡化甚至摒棄，所以「千嶂雪消溪影綠，幾家梅綻酒波清」一聯是杜荀鶴或是李郢的詩句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寫出了早春雪消草長，新綠的山影倒映

42 《全唐詩》為今存唐詩最具代表性之總集，反映著後代對唐代詩人詩作的了解與接受情形，持與《千載佳句》比對，可以見出後者成於海外，傳承路徑與中土迥異，以去唐未遠，得以廣蒐博取，錄存今日失傳之詩人詩作。上述比對借助於陳郁夫主持之「故宮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網址如下：<http://libnt.npm.gov.tw/s25/>（2010年8-9月上網），謹此致謝。有關《千載佳句》的補遺價值，如清初（日）河世甯輯成《全唐詩逸》3卷，補120餘家詩作，主要即采自《千載佳句》；當代學者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又從《千載佳句》輯出佚句五十餘聯。可參見宋紅，〈略述《千載佳句》一書之版本及其對《全唐詩》的補遺校勘價值〉，《華學》9、10合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743-753。

入初漲的溪水，人們一邊品酒一邊賞梅，溫馨喜悅的心情緩緩盪漾開來。也因看重「早春」的主題，所以白居易五個含有「早春」一辭的詩題，皆逕作〈早春〉：「暖銷」二句出自〈病中早春〉，「翅低」二句出自〈南湖早春〉，「聲早」二句出自〈早春憶微之〉，「冰消」二句出自〈早春憶游思黯南莊因寄長句〉，「寒縵」二句出自〈酬南洛陽早春見贈〉，⁴³ 原本各有寫作的背景、思憶的對象，但在《千載佳句》中，這些差異並不重要，於是，它們全都被題為〈早春〉。

這些詩句絕大多數都從律詩頷聯、頸聯中選出，律詩作為中國古典詩成熟的典型，研鍊音律，穩順聲勢，講求對仗，所謂尺幅而具萬里之勢，企圖透過精嚴體勢的要求，在有限的文字結構中，建立一完整自足的小宇宙，本即帶有強烈的文本空間性。頷、頸二聯在轉、承之際，往往分別議論人事、鋪敘景物，而又相互交扣以推進詩意。《千載佳句》選錄詩聯，在一定的刊刻篇幅中可以容納更多的詩例，提供更豐富的詩人生活感知經驗，雖然破壞了律詩體勢的完整性，但亦無妨，完整律詩的流傳在當時另有其他詩選或別集可以勝任。大江維時大膽地拆解律詩樓臺，筆者認為更有其積極用意，斬斷聯與聯間的原有脈絡，審視各聯詩句自身，就其部類體系而言，可以一一繫屬，取得更清楚純粹的對應，並引導讀者不同的閱讀方式。詩句不只是作為整體詩歌的一部分，在起承轉合中扮演詩意流動的橋樑或通道，它本身就是一處亭臺、一簷細雨、一窗秋山、一抹花紅、一痕苔青，……可以駐足留連，守此一方天地，擺脫繁複雜沓，入於當下，細節受到重視，在簡約的形象中諦聽審視，體察時間流逝、生命須臾、光景幽微。

縱使有出自絕句者，也有著相似的情形，如「樹根雪盡催花發，池岸冰消放草生」一聯為白居易〈歡春風兼贈李二十侍郎〉二絕之一之前二句，但唐人絕句原即有前二句或後二句對偶的習慣，白氏此二絕句皆首聯相對。「樹根」二句先鋪寫冬去春來，逐漸花紅草綠，取代冰雪之白，帶出後二句「唯有鬚霜依舊白，春風於我獨無情」的感慨。但在「早春」主題中，大江維時

43 此據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另〈歡春風〉應作〈歡春風兼贈李二十侍郎〉，〈臘後歲前〉應作〈臘後歲前遇景詠意〉，至於詩句中存有異文，與本文論點較無關聯，此處不一一指陳。

選錄秀句而非全詩，劃開老去的感慨，使早春的主題得以更集中而純粹地呈顯出來。

如果說律詩是中華文化著重倫理關係、天地秩序的詩性投影，那麼，秀句可說是日本文士追尋當下絕待的心靈與律詩交會時的聚焦所在，它超越對漢詩整體格律的好奇學習，表現出日本文化心靈主體的感知與揀擇。樂黛云曾指出：兩種文化的「認同」絕不是靠一方的完全失去原有特色來實現，也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同化和淹沒，應是歧異在同一層面的「共存」，這種「共存」形成張力和對抗，正是這種張力和對抗推動事物前進。⁴⁴「句題和歌」的寫作與編撰成集已透露端倪，中國已有以前人佳句作為詩題的風習，可稱之「句題漢詩」，然而以漢詩為題，攝取轉化成為和歌，則是中日文化交流過程中「認同」和「共存」交互作用呈現的方式之一。數十年後《千載佳句》的相繼出現，以反映人生生活場域的部類系統，大規模地重整漢詩秀句，也同樣反映此種在文化認同學習中保存歧異性的心理，它為漢詩日本化的未來發展提供了厚實的基礎。是以半世紀後出現了《和漢朗詠集》，在《千載佳句》的基礎上，重新統整部類系統，更重要的是：在每一類目之中，不只選列中國詩人的漢詩秀句，同時選入日本詩人的漢詩秀句與和歌。將日本詩人與中國詩人並列，展示了漢詩學習的成績，將漢詩秀句與和歌並列，則在展示和漢心靈交流、共存互榮的文學成績。⁴⁵它遙承著《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的發展脈絡，為中日文化交流的「認同」和「共存」作了極佳見證。

四、結論：閱讀秀句的視角

平安時代君臣嚮慕唐風，喜好漢詩，學習典範由《文選》代表的漢魏六朝詩逐漸移轉到唐詩，中唐詩人白居易尤其獲得極高推崇與普遍喜愛。案白居易生前即享盛名，為唐代詩人中之異數，詩文隨遣唐使傳入東土，對日

44 樂黛云，〈文學交流的雙向反應——《中國文學在國外》叢書總序〉，《中國文學在韓國》（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頁 3。

45 吳雨平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指出《和漢朗詠集》平等並行的編排版式揭示了兩個語碼的「地形學」變遷——日語和漢語終於「平等」了。《橘與枳：日本漢詩的文體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 175-176。

本文學發揮廣大影響。在上述《句題和歌》、《千載佳句》、《和漢朗詠集》的發展脈絡中，白居易詩句的被大量選錄，是十分醒目的現象。《句題和歌》共 115 首句題，其中白居易詩句即有 74。《千載佳句》共收 153 位唐人，約 1080 首之詩聯，白居易占 535，約二分之一。⁴⁶《和漢朗詠集》共收 803 首，包括漢詩文佳句 587 首，和歌 216 首。其中唐人詩句 195 首，白居易佳句為 136 首。⁴⁷ 三部選集編輯時間前後相距百年，由白氏詩句始終占有極高比例，可以想見其受平安朝文士喜愛與推崇的程度。

當時文士筆記與文集也留存了許多有關白氏詩文的紀錄，試讀以下二則相關記載，在景象的描繪 / 人事的感喟，字詞的斟酌 / 詩境的契應之間，這類文字除了反映出白居易個人受到歡迎的程度，還具有更多的意義，它們留存了當時貴族文人如何閱讀漢詩的片段剪影。

「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行幸河陽館〉弘仁御製。故賢相傳云：《白氏文集》一本詩渡來在御所，尤被秘藏，人敢無見。此句在彼集，叡覽之後，即行幸此觀有此御製也。召小野篁令見，即奏曰：「以遙為空最美者。」天皇大驚，敕曰：「此句樂天句也，試汝也，本空字也，今汝詩情與樂天同也者！」⁴⁸

予為外吏，幸侍內宴，裝束之間，得預公宴者，雖有舊例，又殊恩也。王公依次行酒詩臣。相國以當次，又不可辭盃。予前佇立不行。須臾吟曰：「明朝風景屬何人。」一吟之後，命予高詠。蒙命欲詠，心神迷亂，纔發一聲，淚流嗚咽。宴罷歸家，通夜不睡。默然而止，如病胸塞。⁴⁹

首則文字記存了嵯峨天皇雅愛《白氏文集》，秘藏誦讀，並以之與大臣進行詩藝才情的試驗遊戲。白氏詩句出自〈春江〉，全詩如下：

炎涼昏曉苦推遷，不覺忠州已二年。閉閣只聽朝暮鼓，上樓空望往來船。

46 《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統計數字依據金子彥二郎，《平安時代文學と白氏文集：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研究篇》，頁 184、437。

47 《和漢朗詠集》統計數字依據菅野禮行校注、翻譯，《和漢朗詠集》〈解說〉，頁 425。

48 (日) 大江匡房撰，黑川真道編訂，《江談抄》(東京：國史研究會，1914)，卷 4，頁 373。另見後藤昭雄、山根對助校注本，《江談抄》(東京：岩波書店，1997)，頁 508，「以遙為空最美者」作「以遙為空彌可美者」，義較勝。

49 (日) 菅原道真撰，川口久雄校注，《菅家文草、菅家後集》(東京：岩波書店，1966)，卷 3，第 184 首詩，頁 248。

鶯聲誘引來花下，草色勾留坐水邊。唯有春江看未厭，縈砂遶石漾潺湲。⁵⁰

此為忠州時期作品，當時詩人由江州司馬改任忠州刺史，仍在生平第一次南謫的旅途中，由詩作首聯看來，仍不免人事倥傯、難以自主的感慨，四年多前以「越職言事」等罪名南來的陰影似未盡除。⁵¹世情荒謬的激憤雖較江州時期緩和，但困處窮峽巔山之間，窮愁寂寥之意仍反覆出現於忠州詩篇，如云：「故園音信斷，遠郡親賓絕」、「莓苔翳冠帶，霧雨蠹樓雉」、「樂事漸無身漸老，從今始擬負風光」等。⁵²是以〈春江〉頷聯之「閉閣只聽朝暮鼓，上樓空望往來船」，以閉閣、上樓的退居狀態，言自己無法自主性地選擇走出困境的路向，任憑時光流逝，人事變動，「只聽」、「空望」，寫出生命虛耗的無可奈何之感，再由此轉出後半首詩篇以春來風物破解愁顏、溫慰孤情之意。日本嵯峨天皇初得白居易詩集，帶著自我經驗形成的視野閱讀詩句，想像其起居樓閣與周圍環境的對應關係，並將此想像投射於自我行幸河陽館的經驗之上，題詩「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唯」、「只」意思相近，「遙」與「空」語意則有差別，較不帶情緒的「遙望」確實更符合天皇當時的身分與處境。小野篁（802-852）提出修改詩句的建議：「以遙為空最美者」，雖不知小野篁是由怎樣的線索來判斷，但顯然「美」是他評定「空」優於「遙」的標準，而非對白詩原意的追溯。天皇驚歎這份偶然的暗合：「今汝詩情與樂天同也者」，所謂「詩情」相同，也非指向對白居易原詩情境的相應理解，而是由作詩鍊字工夫將二人並列，稱賞小野篁能善察人與環境的關係，並擁有以文字加以把握的能力。

第二則故事記存菅原道真（845-903）經由白居易詩句的吟詠玩味，感受到詩意與自身的所處情境相互呼應觸動。菅原道真自云「予為外吏，幸侍內宴，裝束之間，得預公宴」，應指獲罪貶至九州為太宰權帥，赴任前參與朝

50 白居易，〈春江〉，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卷 18，頁 1190-1191。

51 白居易於唐憲宗元和十年（815）八月越職言事貶江州司馬，冬至江州。十三年底除授忠州刺史，次年春赴任，此詩言「不覺忠州已二年」，推知作於十五年春。此度江州、忠州的南謫心境，與其後來主動要求外放蘇杭有所不同。

52 分別出自白居易，〈花下對酒二首之一〉，《白居易集箋校》，卷 11，頁 595。〈南賓郡齋即事寄楊萬州〉，卷 11，頁 587。〈春至〉，卷 18，頁 1189。

廷內宴，時當醍醐天皇延喜元年（901）。宴會行酒過程中，有朗詠詩歌的活動，當時握有朝政大權的藤原時平吟誦詩句：「明朝風景屬何人」，然後命道真續詠，卻引發道真一連串的讀者反應，先是心神迷亂，淚流嗚咽，宴罷歸家後復通夜不睡，如病胸塞。「明朝」句出自白居易〈答元奉禮同宿見贈〉，詩云：

相逢俱歎不閑身，直日常多齋日頻。曉鼓一聲分散去，明朝風景屬何人？⁵³

約作於元和三年至六年任翰林學士期間，翰林學士為具有文學才能的朝官，入直內廷，批答表疏，應和文章，因隨時宣召撰擬文字，須經常值宿禁中。此詩之作似屬同僚應酬，因與太常寺之奉禮郎入直時同宿，元氏或有詩相贈，白居易答以此詩，前二句訴說事務繁忙，後二句則感嘆輪值同宿的偶然性。或者因入直內廷，常承命撰草任免文書，「明朝」句還帶有對仕途起落、人事無常的一點體會。當白氏詩文傳入日本，秀句特別受到詠誦愛賞的風氣中，握有朝政大權的藤原氏吟誦「明朝風景屬何人」，顯然詩句已脫離〈答元奉禮同宿見贈〉的原詩脈絡。道真則以自身的際遇來承接詩句，而有心神迷亂、淚流嗚咽的反應，甚至長時間沉沒於悲哀的情緒中。觀其返家後所撰詩作：

自聞相國一開脣，何似風光有主人。忠信從來將竭力，文章不道獨當仁。含誠欲報承恩久，發詠無堪落淚頻。若出皇城思此事，定啼南海浪花春。⁵⁴

大抵抒發兩層情感，一是面對藤原氏表達對天皇的忠誠效忠，忠信竭力、含誠報恩等辭語，間接地辯解自己枉受密謀奪權的罪名。二是對時光流轉、生命須臾的無端哀感，日常性的流變，再加上年邁受遣遠謫，感受益深。二者相互縮結，既悵觸無端，復鬱積沈結，向來才思敏銳的菅原，其生命困境經由對藤原氏朗詠「明朝風景屬何人」的閱聽反應表現出來。⁵⁵

53 白居易，〈答元奉禮同宿見贈〉，《白居易集箋校》，卷14，頁822。

54 菅原道真撰，《菅家文草》，卷3，頁248。

55 這雙重線索亦見於〈相國東閣餞席〉：「為吏為儒報國家，百身獨立一恩涯。欲辭東閣何為恨，不見明春洛下花。」菅原道真撰，《菅家文草》，卷3，頁249。

上述第一則故事透露了日本君臣對白詩景象審美經驗的挪借，並持以作為評價詩情的標準，然而嵯峨天皇與其臣僚應是無從想像白居易如何以詩表現其仕途困厄與窮愁心境。第二則故事透露了平安詩人對白居易詩中人事感喟的解讀，讀者自身所處的政經背景、社會文化、個人情感更大幅度地參與其中。「明朝風景屬何人」是一個開放的文本，經由藤原氏吟誦、菅原道真詮釋，在這次的文學活動中獲得了意義的重新創造，與它在白居易文集脈絡中彰顯的意義相互交映，形成文本風景的景深。

嵯峨天皇到醍醐天皇年間，正是漢詩在日本被高度接受並習作的歲月。此二則故事都是環繞著白居易的秀句展開，相關的兩則秀句也都收錄在《千載佳句》之中。「閉閣只聽朝暮鼓，上樓空望往來船」居於「人事」部「閑居」子目，「曉鼓一聲分散去，明朝風景屬何人」居於「別離」部「送別」子目。它們正好展示了日本讀者從自己所處的歷史文化、社會環境、志趣愛好出發，將秀句文本體現於生活的例證。

如果以具體的園林空間作為譬擬，在《千載佳句》以二級部類系統作為空間區劃，以唐詩秀句作為景象內容的文本空間裡，閱讀者帶著自己的先在視野前來遊園，可以周旋盤桓，縱覽全景；也可以獨覓幽徑，凝坐一隅。可以只愛山石嶙峋、水澤清潤；也可以偏好樓閣深邃、亭榭玲瓏。可以選擇晴日陽和，來賞鳥雀喧鳴、花樹妍好的春景；也可以選擇雨夜輕寒，來聽落葉蕭瑟、枯荷零落的秋聲。雖然未必完全領略造園者預設的美感與意境，卻也無妨於各自擁有具體的遊園意趣，以及從中培養的景象審美能力，這些遊園意趣與審美能力的培養，預告了創造未來的無限可能。在中日文學交流史上，《千載佳句》等平安朝漢詩秀句集正是發揮了這樣的意義。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西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

隋·杜公瞻撰，清·高士奇補遺，《編珠》，《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第 88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梁·蕭統撰，《錦帶書》，《歲時習俗資料彙編》第 3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 唐·虞世南撰，明·陳禹謨補註，《北堂書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第 88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唐·歐陽詢主編，《藝文類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第 887-88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唐·歐陽詢主編，汪紹楹校排，《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唐·徐堅等輯，《初學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第 89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唐·白居易輯，《白氏六帖事類集》，《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第 37 冊，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據江安傅增湘藏宋刻本影印。
- 唐·白居易輯，宋·孔傳續撰，《白孔六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第 891-89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唐·韓鄂，《歲華紀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類書類第 166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據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刻祕冊彙函本影印。
- 唐·不著撰人，(日)空海(?)書，《新撰類林抄》，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複製微捲，2008，據手寫草書裱摺裝本縮製。
- (日)小島憲之校注，《懷風藻、文華秀麗集、本朝文粹》，東京：岩波書店，《日本古典文學大系》第 69 冊，1964。
- (日)中山泰昌編，《凌雲集》，《校註日本文學大系》第 24 卷，東京：誠文堂，1933。
- (日)中山泰昌編，《經國集》，《校註日本文學大系》第 24 卷，東京：誠文堂，1933。
- (日)藤原佐世撰，中島勝抄寫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叢書集選影印本。
- (日)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室生寺本》，東京：名著刊行會，1996。
- (日)菅原道真撰，川口久雄校注，《菅家文草、菅家後集》，東京：岩波書店，1966。
- (日)紀友則、紀貫之等編，小沢正夫校注，《古今和歌集》，《日本古典文學全集》，東京：小學館，1992。
- (日)大江維時編，金子彥二郎校定，《千載佳句》，《平安時代文學と白氏文集：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研究篇》，東京：培風館，1943，頁 637-762。
- (日)藤原公任撰，菅野禮行校注、翻譯，《和漢朗詠集》，東京：小學館，1999。

- (日) 賀茂真淵著，平井卓郎編，《古今和歌六帖》，《賀茂真淵全集》第 27 卷，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82。
- (日) 大江匡房撰，黑川真道編訂，《江談抄》，東京：國史研究會，1914。
- (日) 大江匡房撰，後藤昭雄、山根對助校注，《江談抄》，東京：岩波書店，1997。
- 陳郁夫，《全唐詩》，「故宮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http://libnt.npm.gov.tw/s25/> (2010 年 8-9 月上網)

二、近人論著

- (日) 三木雅博 1999 《平安詩歌の展開と中國文學》，大阪：和泉書院。
- (日) 上田正昭等監修，講談社出版研究所企畫編集 2001 《講談社日本人名大辭典》，東京：講談社。
- (日) 小川環樹 1959 〈新撰類林抄校讀記〉，《中國文學報》第 11 冊，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研究室，頁 92-102。
- 王利器 1985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提要〉，《學林漫錄》，北京：中華書局，卷 11，頁 48-54。
- 王曉秋 1994 《中日文化交流史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文學研究室 2005 《日本古典文學大辭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日) 平岡武夫 1998 《白居易：生涯と歲時記》，京都：朋友書店。
- 朱秋而 2005 〈論六如上人在漢詩上的繼承與開拓：以季節描寫爲中心〉，葉國良、陳明姿編，《日本漢學研究續探·文學篇》，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135-155。
- 吳雨平 2008 《橘與枳：日本漢詩的文體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宋 紅 2008 〈略述《千載佳句》一書之版本及其對《全唐詩》的補遺校勘價值〉，《華學》9、10 合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743-753。
- 宋再新 2005 《千年唐詩緣——唐詩在日本》，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李寅生 2001 《論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成都：巴蜀書社。
- (日) 金子彥二郎 1943 《平安時代文學と白氏文集：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研究篇》，東京：培風館。
- 林文月 1972 〈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之影響——從日本遣唐使時代到白氏文集之東傳〉，《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21: 113-202。
- 林文月 2002 《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學的影響》，臺北：中央研究院。
- 武安隆 1985 《遣唐使》，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日)河出孝雄編 1964 《日本歷史大辭典》，東京：河出書房。
- 夏南強 2001 《類書通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 孫 猛 2004 〈淺談《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國索引》2.3: 14-21。
- 馬歌東 2004 〈中日秀句文化淵源考論〉，《日本漢詩溯源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181-200。
- 高友工 2004 《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日)新村出編 2008 《廣辭苑》，東京：岩波書店，第六版。
- 趙含坤編著 2005 《中國類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 樂黛云 1990 〈文學交流的雙向反應——《中國文學在國外》叢書總序〉，《中國文學在韓國》，廣州：花城出版社，頁 1-4。
- 嚴紹盪 2000 《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嚴紹盪 2002 〈日本短歌詩型中的漢文學形態〉，饒芃子、王琢編，《中日比較文學研究資料滙編》，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頁 19-39。

The Construction and Meaning of Textual Space in *Qianzai Jiaju*

Tsao Shu-chuan*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compilations of fine couplets excerpted from Chinese poetry were made in Japan during the Heian 平安 period. Of these collections, *Qianzai jiaju* (千載佳句 *A Thousand Years of Fine Verse*), compiled by Oeno Koretoki 大江維時, was arguably the most influential. This collection comprises over 1000 couplets compiled from the work of 153 Tang dynasty poets arranged into categories, establishing a new system of categorization. I believe that the selection and categorization of the material in this collection reflects the variety of experiences that the literati of the time saw and felt through poetry reading. As their knowledge of Chinese poetry deepened, Japanese readers began to shift their focus of their reading from questions of the author's identity or genre differences, to a critical reading of the life circumstances involved in the poems. Then, by reorganizing the couplets into a two-level category structure, these literati constructed textual spaces that encapsulated their experiences of everyday life. As a poetry collection, *Qianzai jiaju* had both predecessors and successors during the Heian Period, and so played a role that demonstrates the interactions of identity and coexistence that took place in the process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 Tsao Shu-chuan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re are four sections in this article. In the first sec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of poetry compilation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Heian Period is provided, showing the new direction of *Qianzai jiaju*'s system of categorization. The second section discusses how *Qianzai jiaju* constructs a textual space reflecting daily experience through its two-level categorization. The third section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using the couplet as the unit for compiling these collections of Chinese verse. In the final section, Bai Juyi's 白居易 verses, which were regarded as a model of fine verse in poetry collections, will be used as examples demonstrating the perspective of readers in Heian period Japan.

Keywords: *Qianzai jiaju* 千載佳句, fine verse collections, Chinese poetry, Sino-Japanese exchange, Japan